

求恕齋  
叢書

橫陽札記

三



橫陽札記卷之七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一一三

說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凡一之屬皆从一弋古文一徐鍇繫傳祛妄篇云李陽  
冰曰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  
三質从弋臣鍇以爲弋之訓質蒼雅未聞既云天地既  
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从弋則一二之時形質未  
成何得从弋其謬甚矣蒙按李意謂古文一二三爲天

地人字是以記數字形別加弋弋質也者言字之體質  
非訓弋爲質也徐氏不達其語而誤駁之據雨部曰雨  
水从雲下也一象天不部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  
一一猶天也一爲古文天甚明此解造分天地亦謂一  
畫爲天二畫爲地李說是已許君不言一古文天者以  
式从之會意式式又皆从式加畫本部所收元丕等篆  
亦俱从一其字兼數用不能剖析故隱括如此二部曰  
二地之數也从耦一凡二之屬皆从二式古文二二解  
爲地之數其爲數目字無疑亟下又別爲解曰二天地  
也恆下亘下復解爲上下非一字數用而何土部曰土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繫傳釋齊篆  
曰二地也說尤明確然則二爲古文地亦無疑矣三部  
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式古文  
三以工巫壬三篆證之三本字亦讀如人工部曰工象  
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巫部曰巫象人兩袂舞形與工  
同意壬部曰壬象人袂妊之形與巫同意工巫壬三形  
俱於人絕不相似云象人者據古文人爲三畫言也三  
上下二畫爲天地中畫爲人蓋指事字王部曰王天下  
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  
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

王三者天地人亦自其初義分別言之實則參天地者  
爲人其中象中立而定也德清俞先生兒笈錄據玉篆  
三畫連其中謂繁露緯候說無別三非積畫益可見屯  
才且止等篆下並曰一地也謂省二爲一吏下曰治人  
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夫下曰丈夫也从大一兩一字  
亦皆三省由此例推來篆之（王古文缶之口及古文  
乚之丌其字大抵俱从一而變蓋一畫易搃故別爲垂  
下屈上側左右三形其後加大爲天而地亦从二所孳  
乳之土字加地人又从丌引長更加左古體遂廢不用  
許君於天下地下並不言何文墜下言籀文人下亦言

籀文几下言古文奇字又俱不言古文其意自謂別見

他篆今鈎稽出之遺文墜義庶幾瞭然大徐本說文二

中物出形玉篇引同以兩下一象天口象雲水霈其間

也之文例之此文當作二象地地之中物出形蓋傳本

誤為下後人又加之字耳徐本中下有字亦以意補

而失其次段氏玉裁注本據韻會改下為上王氏筠句

讀擬刪二字俱非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道大天大

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據大部大天大

下文人法地法天法道作人是矣人古文作三是以

以讀者或誤為王王彌注云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

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說殊迂曲段氏玉裁之大部注竟改老子王字為人

為天地人謂道生天一生二二承上為文下文人之所

三字乃一二兩字之誤合一二承上為文下文人之所

惡人字即

承三字

夏字古文

說文夂部𠄎古文夏汗簡亾部引作𠄎其字似从疋得聲从亾从目當與眾同意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𠄎𠄎夏三字前後四見𠄎上體从日與𠄎不同夏竦古文四聲初亦作𠄎丁度集韻夏古作𠄎

釋孝

說文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孝子部季效也从子攴聲季字不見經傳朱氏駿聲通訓定聲疑卽學之古文其說當是教部教篆下云覺悟也从教口口尙矇也曰聲學篆文教省學爲教省文則季爲學效字之正



文明矣教字从之會意尤塙證也書洛誥篇乃女其悉  
自教功令文教作學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義篇引  
大傳學效也與說解正合知許君所據古經教止作孝  
今僞孔安國傳本加支作教後人所改耳郭忠恕汗簡  
爻部釋孝爲教云出字指此別一說字指郭顯卿所撰  
引見汗簡者凡二十九文與許書多不同此篆蓋說爲  
古文教省而學效正字別析篆文數字以當之顧野王  
玉篇子部孝公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學爲角切受教  
也覺也數也其說卽參用彼書隋以後遂無有知其異  
讀者矣林罕字原偏傍小說序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

生爲蘇唐有敕文明加禁斷宋祁筆記後魏北齊時里俗作譌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學字作孛卽孛之隸變北齊里俗所傳不誤唐士大夫斥爲野書誤也

漢碑學作學斲作孛知孛字亦出於此

釋志

說文不收志篆而余名承志作篆者往往難之余謂志非俗文也虞書已有志字其來古矣孛斯琅玕臺刻石云搏心揖志此篆文用志之證鄭康成注周禮保章氏職云志古文識又古文作志之證徐楚金繫傳疑義篇謂許書本有志篆當是也楚金據言部有誌篆今通釋

亦無之鼎臣誌入新射檢詩下意下竝云志也志字見說解則許君固用其文誌之有無可勿論爾王復齋鐘鼎款識載晉尺銘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劉篆从畱作鐳志獨無異體知晉人所据說文無劉字而有志字今本之闕可以此尺補之矣

駁沈氏溥隨筆論許書二則

說文艸部萑艸也从艸萑聲詩曰食鬱及萑沈氏云詩曰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系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萑傳曰萑嬰萑也艸部萑字解正明毛義爾雅釋艸萑山韭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

萑則作萑者乃韓詩許君偁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  
許書山韭字作籤不作萑此訓萑爲艸則非可食者矣  
蒙按許君偁詩不盡同毛氏祿下媧下兩引靜女其姝  
一作祿一作媧下咄下兩引無然泄泄一作泄一作  
咄祗下媧下兩引桃之夭夭一作祗一作媧並可證見  
永下引江之永矣作永兼下又引作兼下引衣錦褰  
衣作褰下又引作兼下引薈兮蔚兮作薈下又  
引作薈此尤偁毛兼偁三家之塙據沈氏泥序偁詩毛  
氏一語因謂許書定例凡偁詩曰皆是毛詩其不與毛  
同者均由後人羈入如是則可刪者正多不獨此萑下

六字且亦刪不勝刪矣序云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曰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檢十四篇中易  
亦兼傳費氏書亦兼傳歐陽夏侯氏春秋亦兼傳公羊  
氏並不專主一經則所云傳孟氏孔氏毛氏左氏皆古  
文者蓋指是書所采之古文而言如示下用系辭文云  
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重文作巫云古文示此卽  
孟氏易之古文崇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崇重文作禘  
云古文崇从隋省此卽孔氏書之古文社下引春秋傳  
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  
土所宜木重文作社云古文社此卽左氏春秋及古周

禮之古文詩毛氏亦然是於書中所僞眾家經文本兩不相涉詩古文述毛而引經仍兼采三家亦猶易古文述孟而今文仍不廢費氏書古文述孔而今文仍不廢歐陽夏侯氏春秋古文述左而今文仍不廢公羊氏所謂惜道之味聞疑載疑也萑下僞韓詩正與兼縈嬀等篆下僞三家詩一律奠下不引毛詩卽姝泄天三篆下不僞詩之比間從其略耳萑訓艸者段氏云郭注爾雅謂山中多有此菜如人家所種者故許不謂之菜爾雅茗山蔥許君亦云茗艸葢下云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艸之名義兼包野菜本篇已有明文目之爲

艸非可食之物許無此例小徐本闕六字傳寫譌脫不足致疑本草圖經爾雅翼並引韓詩食鬱及藿疑俱本說文集韻藿下云說文艸也引詩食鬱及藿所見本與大徐同

又案尙書嶠夷條注沈氏更有說文僞經攷一書傳本未見不知其說如何據嶠夷條內云許君用古文者必僞書曰以別之其不僞者皆今文說猶僞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僞者三家之說則考例必以許書所僞易書詩春秋四經盡合於孟氏孔氏毛氏左氏四家之文其前後歧出不合者殆以爲一家本有數傳抑或概指爲

後人妄增及傳寫舛亂歟妄增及傳寫舛亂俱不應若是之多若以爲一家傳有數本此食鬱及菴四字安知非卽毛詩之異文毛韓兩家本相出入毛多借字韓用本字亦閒有韓用借字毛作本字者經師鈎考參合同異以今代古以古正今本不足怪韓詩作菴毛亦何不可作菴菴菴聲相近韓用本字菴可訓山韭毛用借字菴仍可訓嬰菴一正一段義得兩通必依附邢疏謂此文定屬韓詩斯亦不可解者也江之菴矣文選登樓賦注亦僞作韓詩漾菴雖微不同而大體則一旦怖下引視我怖怖詩釋文明云韓詩如此媼下引碩大且媼御



覽人事部九亦云韓詩淒下引有淠淒淒淒字與韓詩外傳亦同沈氏又將何辭蒙謂如其說必至將歧出諸文概從刪削而後已陽冰以後許書又遭一厄段氏謂許偁古文不廢今文此說極諦塙古文多借字今文多本字專據今文固無以存字之初體專據古文亦無以見字之正義交相爲證而後正體與借體備而後最初之體與遞變之體亦因之俱備此許書所以爲精密也錢氏作說文引經異文篇已創許偁古文一家中間有讀異之說鈕氏著段氏說文注訂獨不承用其語義有可安無取苟異沈氏親受業於段氏之門乃欲於師說

之外別張一幟其見識視鈕氏相去遠矣

多部隸齊謂多也沈氏云齊當爲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爲夥涉楚人其客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卽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傳而眾咻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死部孺字解云讀若楚人名多隸

蒙按許君兩注俱本揚子方言文方言一卷碩沈巨濯許敦夏于大也下云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

之際曰夥是齊楚均謂多爲鏐也許於鏐下言齊據最  
初之義於罔下言楚據最近之音二文本互備而不相  
妨沈氏泥漢書服虔注語因謂許書例必劃一欲改齊  
爲楚又以方言先有齊楚曰夥之文因又云諸書凡言  
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以杜絕之如是庶可自  
全其說不知方言所載齊楚相同之語非止一端一卷  
京大也下云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懷至  
也下云齊楚之會郊或曰懷脅鬪懼也下云齊楚之閒  
曰脅鬪華芩賊也下云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芩  
五卷櫪下云梁宋齊楚北燕之閒或謂之櫪或謂之早

僉下云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枿或謂之杼六卷鉛受也  
下云齊楚曰鉛連蹇也下云齊楚晉曰連蹇審也下云  
齊楚曰蹇七卷譙讓也下云齊楚宋衛荆陳之間曰譙  
熬乾也下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  
往謂之熬攬儋也下云齊楚陳宋之間曰攬八卷鶉鴟  
下云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定甲或謂之獨春視此眾  
文焉得率皆傳誤一卷訃大也下又有中齊西楚之間  
曰訃之文許書訃下作齊楚謂信曰訃信大義雖不同  
而其爲齊楚通謂則一則許君所得之時諺者與方言  
說正相近許君不以齊楚異語疑揚書沈氏何獨以齊

楚異語疑許書且許書明有齊楚曰訏之文沈氏將以爲一併互誤抑以爲不誤乎以爲一併互誤何所據而正之以爲不誤又與此改適相反覆治絲至此將有不得不斲之勢段氏嚴氏鈕氏均仍舊文略不致疑其見自卓洪氏謂齊楚口語略同言雖不詳大旨則是沈氏詆之眞可謂顛倒其識矣孟子言齊傳楚咻此謂音殊並非文別齊楚之音至今不類至其所言之字古時未必盡懸公穀左氏內外傳國策楚辭所載厓略尙存由其所分觀其所合參互出入灼然可見許君於帛下云楚謂大巾曰帑鄭注內則紛帨則云今齊人有言帨者

據釋文所載或本盼  
紛正段字無庸區別  
盼通齊楚亦其一證  
齊楚言多字

同音別許君兩注是以分析言之  
餽下云讀若楚人言  
恚人恚下止云怒也不注楚言  
恚本通語餽則讀如楚  
言之恚音隨方轉義止從朔以許證許可無庸惑

又案玉篇廣韻夥下並云楚謂多  
翟下俱不引詩沈氏  
蓋陰附其說但祕而不言蒙謂篇韻與說文本各自爲  
書篇韻此下不引說文明非許語也  
鈕氏專以篇韻校  
說文亦不及此蓋緣此致疑將有不勝疑者矣  
說文崇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崇篇韻卽無此文

又案楚人謂多爲夥是史記陳涉世家正文漢書刪之

故服子慎用以入注沈氏所引亦未悉

甌甌

俞先生俞樓襍纂讀王觀國學林云揚雄方言曰東北  
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甘切所謂家無甌石  
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罍也古文多段借用字故以儋擔  
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漢明帝紀曰生者無  
擔石之儲皆段借用以代甌字也韓退之秋懷詩曰  
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樾按以六書言之  
甌字從詹聲甌字從臬聲兩聲絕遠非古人段借之例  
儋擔二字乃甌字之段非甌字之段也方言甌謂之益

別爲一條與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初不相蒙不知王氏何緣而致誤也其所引韓詩今東雅堂本作所要石與甌韓公此詩所用皆勘闕韻中字必不襍以魚列切之甌王氏所見本不足據也蒙按學林三甌字竝傳刻之誤其原文自作甌觀上下文氣可知韓詩作甌尤其顯證篇韻竝云甌小甌也與所引字書訓合韻略甌小甌也五百家韓集句同

張參所見漢魏石經遺字與洪适所得互有詳略張參五經文字序注若宜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洪适隸釋



載熹平石經尙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殘碑宜晉二字  
俱闕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晉字無宜字注又  
云若膏變爲壽棗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隸釋論語殘  
碑有栗字隸續左傳遺字壽作書五經文字以三體石  
經爲蔡中郎書與洪  
說不同書中所稱石  
經遺文皆魏石經也

### 帝堯所治九州地頃數

廣雅釋地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  
十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王氏念孫  
疏證云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各本二十譌  
作二百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契云計校

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燒墾不墾者千五百二十萬頃是合而計之共得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開元占經引廣雅云唐帝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今據以訂正蒙接援神契千五百二十萬頃類聚地部御覽地部州郡部並引作千五百萬二千頃疏證據占經引此文改二千爲二十移置萬字之上以合三十萬八千之數非原文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四萬萬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二百六十一

頃其四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七頃

今本誤作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據上里數及下頃數暨食貨志文校正說具本條 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

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

千八二字今本脫伏據上 可墾不墾

不下今本衍可字據援神契文刪

定墾田八百二

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地有定墾與可墾不墾及羣不

可墾三等類聚御覽所引止二等不可據作都數二千

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依古畝法爲方里二百五

十萬八百二有奇以平方開之縱廣止一千五百八十

一里有奇更無以按合九州之經疏證說未詳審竊謂

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乃五千里田二萬萬  
二千五百萬頃之誤禮記王制篇凡四海之內斷長補  
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王制記九州里  
畝先方徑後實積卽此文例所從出五千里謂書皋陶  
謨五服五千里王制正義引異義云今尙書歐陽夏侯說  
中國方五千里是其據也王制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  
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孝經說卽援神契其書用今文說  
有明文可證此文上條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  
南北八十一萬里全本春秋命秣序文見開元占經地  
占篇所引此條下句出援神契上句自必同出其書五

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方千里爲田九萬億畝五千  
里則二百二十五萬億畝除合頃法爲二萬萬二千五  
百文雖散佚可以根數定之唐本字畫闕壞校者據臆  
形補綴因譌五爲二里上半體爲四下畫與田半體聯  
合爲百二爲三萬上半廿爲十二千五百萬五字又涉  
下數譌爲八千二百四致里數不具頃數亦破碎不可  
以通占經引二百作二十并百字改同下數益失其眞  
今本此字尙存舊迹可據以推見本文疏證復改從占  
經以不誤爲誤誤之甚矣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  
紀亦有此文其誤與占經同以下文周莊王之十三年

五千里內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几千一百八十

四萬七千人

今本脫上千字據下數補

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

萬四千人云云推之本文必如前校作凡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五千里上不言州域及何時制定明是承此爲文田數亦從略其下綴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亦不言提封皆已具於此之驗今本爲唐後校者據占經改誤無疑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墾數卽九百萬四千頃去堯時不遠漢畝法以二百四十步爲率頃數與古不同每頃應加一倍又十分

之四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依算爲一  
千九百八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六頃四十畝較堯時  
增多一千七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二頃四十畝提封  
爲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六井增  
多堯時約近四倍墾數止一倍有餘可墾不墾之數亦  
僅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依算爲七  
千七百五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二頃八十畝增多堯  
頃不墾舊數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二頃  
八十畝則羣不可墾之數占至十一分之十有奇矣堯  
所治地羣不可墾者占九分之八有奇其數除定墾及

可墾不墾二者實二萬萬八十八萬九千九百七十六  
多堯塢不墾數十三億又五百八十六萬一千有奇援  
神契此文不具以其餘二字約之御覽州郡部引堯塢  
不墾者下有其餘隄封四字其餘謂堯塢不墾者之餘  
卽此等地其文當在千五百萬二千頃之下其下又有  
不可墾三字爲漢志所本隄封卽提封是總括凡數之  
詞當又在下其文綴頃數卽此書及世紀所述者唐時  
此句已佚惟上二字尙存與其餘句連屬不可通讀故  
類聚不引占經亦失據御覽所據宋本又刪不可墾三  
字併合四字移置千五百萬之上是以文與類聚乖歧



條目獨爲完備證以漢志字字皆可討著根實無從淆  
混鄒氏伯奇學計一得據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文證夏五千里  
當漢萬里推衍此文誤數附合王制云以夏比周二而  
當一又山陵林麓三分去一故較僅十分之三王制所  
云是算法非眞數以八十一萬億畝除算所餘之五十  
四萬億畝分隸九州州各六萬億畝爲田數之定率與  
書禹貢差分九等州各爲一等豈能齊同二分去一依  
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云云除算

所餘爲出賦之數當專據定墾而言不得闌入燒墾不墾夏頃比周二而當一漢世亦無此說援神契以禹服五千推及於周周里不倍算頃亦必不加倍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自卽周受田九百萬四千差多之數說爲一千八百二十一萬六千四十八又增益在外之千五百二十萬爲四千八百六十一萬六千四十八於本文不能通於王制亦不能通也

玉篇字數

咸淳臨安志孫彊傳明時已殘缺今全卷俱亡汪氏振綺堂重雕本據成化杭州府志補入南國處士富春人

因顧野王玉篇增加字二十卷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  
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總二十萬九千  
七百七十言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爲大廣益  
會玉篇大概本說文以高宗上元元年甲戌歲四月書  
成九十二字以今張氏澤存堂所刻之大廣益會玉篇  
本推校此文蓋別從永樂府志及宣德富春志采錄非  
原文也原文時已散佚存者惟南國處士富春人因顧  
野王玉篇增加字及大概本說文二十一字而已玉篇  
原有顧野王撰及處士增加暨陳彭年吳銳邱雍等重  
修三本崇文總目止錄原撰及重修兩本不及增加本

馬端臨文獻通考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補綴於原撰之下似原書至宋已亡存者惟增加一本崇文總目不列其名文有缺佚其下又加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九字於本例疑不全同神珙書作於元和以後唐世本是別行附合不能定在何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不列彼圖所據別爲一本以兩本差較此爲唐代所傳之本重修本世失其傳今澤存堂本及曹氏棟亭五種本暨四庫全書提要所稱之明內府本道從南宋本翻出非北宋舊本天祿琳琅所跋之宋黻本亦然原本竟無可考新舊總註四數各本全同以五百四十二部目下

所載細數計算都數止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字天祿  
琳琅本脫去須部韻字尾數惟六十三零數容有散缺  
大數不應有差二十萬九千差至無等新舊兩數俱經  
改竄可不必言王應麟玉海引亦同此其後條治平類  
篇下引中興書目云類篇四十五卷治平四年司馬光  
上先是寶元二年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修集韻增字既  
多與玉篇不相參協請將新韻增入別爲類篇詔王洙  
修纂胡宿范鎮繼之至是書成凡十四篇文三萬一千  
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類篇增多此  
書止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

廣韻鼪字注

廣韻十五青鼪鼪鼠豹文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  
識之賜絹百匹終軍本爾雅郭璞注玉篇集韻竝同廣  
韻承玉篇集韻承廣韻當不誤也臧氏琳經義襍記云  
廣韻執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竇氏家傳作竇攸邵氏  
晉涵爾雅正義引廣韻云竇氏家傳竇攸治爾雅舉孝  
廉爲郎世祖與百寮游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瑩有光  
輝羣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鼪鼠事見爾雅乃賜  
絹百匹竇攸終軍旣不同世祖武帝云云亦詳略各異  
不知所據何本顧氏千里思適齋集云今世所傳廣韻

有兩宋槧詳本蒙所藏止澤存堂重刻本及明內府略  
本餘俱未見據洪武正韻十八庚云鼯鼠文似豹漢武  
帝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宋濂等所見廣  
韻作終軍則元以前舊本固自如此臧氏邵氏所引疑  
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引同張本

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土表注引摯虞三輔決  
錄一本作三輔決疑困學紀聞云引竇氏家傳亦與

原書異

縣車束馬

國語齊語縣車束馬管子小匡篇同戴氏望校正云北

堂書鈔百十四作乘馬蒙按管子小問篇至卑耳之谿  
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  
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桓公拜管仲云於馬前不云  
於車前當時君臣並乘馬至卑耳之谿自無疑義上章  
又有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之文證尤明顯惟史記  
封禪書引此文封禪書引古本封禪篇文字並作束書  
鈔所引舊本未可卽據以爲古左氏春秋襄二十八年  
傳士皆釋甲束馬束馬文與此同其義爲繫馬於柳施  
之於此又不可通竊謂束乃束之誤說文支部敕象解



云擊馬也从支束聲束敕字通敕省作束隸書束字加  
畫作束形與束極相似因而譌亂公羊春秋定八年傳  
臨南駮馬釋文云駮本又作撤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  
撤卽敕異體駮本字當亦止作束傳寫涉下馬字誤合  
爲一束馬卽謂乘馬而行縣車謂縣置其車白虎通致  
仕篇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懸車示不用也懸車不  
用與此一義韋解云縣鉤其車偃束其馬因束字失其  
讀并縣字亦失其解史記集解及管子注俱襲韋說束  
之爲束遂不可知矣騎制本出戎狄六國時趙武靈王  
因與胡接壤改從其俗春秋之世罕有用騎者此因車

涉流沙無軌轍可循變而行之於事爲創故傳及管子  
小匡封禪兩篇俱言之甚詳小問篇又特具乘馬之文  
解說全非

白翟之地

西河

國語齊語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韋昭解云白翟  
赤翟之別種西河白翟之西某氏管子小匡篇注云西  
河謂龍門之西河蒙按史記匈奴傳云晉文公攘戎翟  
居于河內圍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白翟與赤翟本襍  
居河內外之地齊桓公自河內攘至河外故云攘白翟  
之地至於西河也西河在河內翟地之西韋云西河白

翟之西是張守節匈奴傳正義引括地志云延銀綬三州白狄地專據河外而言非傳意亦失史意

舟設汭乘桴濟河至於石枕

舟設汭乘桴濟河至於石枕解云方併也編木曰汭小汭曰桴濟度也石枕晉地名管子小匡篇設汭作投拊枕作沈蒙按石枕在翟地之西自非晉地傳文亦無晉字晉必翟之誤當訂正編木曰汭小汭曰桴其說不可曉論語公冶長篇乘桴浮于海何晏集解引馬融注云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毛詩周南南有喬木傳方汭也陸德明釋文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木曰桴竹

曰筏小筏曰泝泝桴並爲小筏之名無大桴爲泝之證  
說文水部泝篆解云編木以渡也从水付聲木部桴篆  
解云棟名从木孚聲泝訓編木以渡桴爲棟名泝是泝  
筏之正字桴乃借字亦不得分析爲二又舟與泝並在  
方設之中泝之小者獨爲所乘義復難通管子設泝作  
投桴桴爲泝筏泝別爲他字之借尤明白可見竊謂泝  
當讀爲駟說文車部駟篆解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从  
車从付讀若胥徐鉉注本胥作葺宋氏駿聲通訓定聲  
云反推車令有所付如今御車者卸馬解轅必數人反  
推其車向後使軼就「令平也駟猶著止也疑此字从

車付聲故讀胥淮南覽冥駟車奉饗注推也讀揖拊之  
拊汜論太祖駟其肘注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茸疑胥  
之誤駟與拊字形相近聲亦同出於付惟緩急讀異例  
得通假方舟設駟謂河廣水深車不得濟方併大舟令  
御者反推付其上也乘桴濟河則是乘拊以濟四字當  
本在至于石枕之下與縣車束馬連屬縣車承設駟言  
乘桴承方舟言兩文互備蓋石枕以西川陸與西河俱  
異所宜河無舟而陸惟馬是以詳別如此也河是石枕  
之河非卽西河傳本誤倒致文義上下觸複地形亦失  
管子四字亦在至於石枕之上皆後人改亂非原文石

枕當爲今甘肅靈州西南之峽山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酈道元注云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卽上河峽也世謂之爲青銅峽通鑑唐紀武德九年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戰於靈州之硤石硤石卽上河峽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甯夏鎮西南百四十里峽口山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或謂之峽石又名大石山山多石而枕河故古名石枕自此渡河卽中衛縣東北黃沙口之長城踰城皆沙磧地矣宋庠補音枕作抗誤

有革車八百乘

有革車八百乘解云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八百乘也

乘七十五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也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爲六蒙按此文亦誤革車八百乘當作車千五百乘古五字作又闕壞成八車字或省作車見辭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單癸卣戟字左旁干或作丰眞公國季字下體讀者誤車爲革因又誤丰爲車管子小匡篇述此文作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以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證之本文必不加綴革字今本爲後人據章說舛改無疑教士三萬人車千五百乘是因所

有甲車之數而用十分之三揆度篇千乘之國爲開口  
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彼所言是古制  
國不過千乘之數與此增減自成霸國備具之數不同  
別有說

關爲深溝於商魯之間

國語吳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水經泗水篇注云戴延之西征記言湖陸縣之東南有  
涓涓水是吳王所道之瀆余按非也以水路求之止有  
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矣吳所浚  
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蒙按下傳云關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闕溝深水是因溝水闕而深之  
酈以爲浚廣是也謂溝卽泗川則非溝乃不成川瀆之  
名泗自成川不得目之爲溝竊意此溝乃鴻溝也史記  
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  
衛與濟汝淮泗會鴻溝在宋魯之間與濟泗會泗與沂  
同會於淮與泗會卽與沂屬矣吳王夫差時鴻溝下流  
蓋已淤淺故闕而深之鴻溝見國策魏策全氏祖望經  
史問答據水經濟水篇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  
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證爲偃王所開說  
近確鑿左氏春秋昭二十一年傳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杜預集解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睢陽正鴻

溝所經鴻口以此得名水經渠水篇注云梁國睢陽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

為楚漢分王之鴻其通渠遠在夫差以前無疑也御覽

引續述征記曰一說秦至魏鑿渠引河灌大梁全氏別

以水經渠水篇注宋溝魯溝為說失傳意并失注意

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

國語齊語五豕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

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

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韋昭解云小戎兵

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儻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五鄉每一軍爲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蒙按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此減軍數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萬人而增旅五百人爲二千人卒百人爲二百人爲例殊不可曉詩秦風小戎篇小戎儻收毛傳云小戎兵車也小雅六月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云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如傳說元戎爲大戎則小戎爲偏裨

所將之車乘其部數亦有偏兩不得專爲一乘之名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爲戶萬戶爲輕車百乘千乘之國爲戶十萬戶爲輕車千乘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輕車萬乘車乘之數起於百家十軌爲里止五十家又不能成一乘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山至數篇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兩文人數差互不同據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一乘實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當作白徒二十人奉車一兩二十七人爲乘當作二十人爲一乘五十人奉一車復無此制下文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卒亦在里中不在里外竊疑章所據本有誤此

文蓋本作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卒里有司帥之四里  
爲連故二百人爲旅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  
小戎鄉良人帥之五十人爲卒卽依周制百人之數而  
減其半以上或減十分之六或減五分之一皆省多從  
約非有所增小戎卽師以有車百乘足以自成行列與  
軍帥別行故曰小戎鄉良人卽取先良之義立名自是  
小戎之帥非旅帥漢世傳本譌倒解者不能詳勘順文  
爲說致失其意今管子小匡篇亦作五十人爲小戎二  
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乃唐世治管子者據韋說改易  
以本書前後篇文校之迹尙可見戎車一乘步卒七十

二人見詩小雅采芑篇箋引司馬法其制減車增徒當出管氏以後非周初本法太平御覽兵部引穰苴兵法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夏官序官疏引服虔左傳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偏與隊俱五十人與管氏之制正合

路洛泉徐蒲

路洛泉徐蒲解曰皆赤翟隗姓也宋明道本路作潞蒙按潞爲赤翟見春秋宣十五年經其姓傳不具潛夫論志氏姓名篇以爲卽下文媼姓鄔鄔路偃陽之路則赤狄有數族非盡隗姓上解鮮虞姬姓在翟者穀梁昭十二年傳疏引世本作鮮虞姬姓白狄潛夫論五德志篇

亦有鮮虞姬姓之文

今本鮮誤鱗依汪氏繼培箋正

志氏姓篇別云姬

姓白狄

箋云此姬字疑姬之誤非下有姬出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之文是與姬爲二今本彼姬字又

誤爲短箋復

據此訂正白狄亦有數族路在翟仍從本姓與鮮虞

正同矣解分爲二路不確路國無別見周書王會解路

人大竹彼路在長沙南乃姜姓之露潛夫論志姓氏篇

所謂州薄甘戲露怡者路史後紀炎帝紀黃帝封參廬

於路路露也注云亦作露路今茶陵軍露水鄉有露水

山高與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罔

支子于路茶陵北卽長沙是爲周初貢大竹之路其系

出炎帝不可證合妘姓

太平御覽帝王部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葬長沙文獻通考宗

廟考注云在潭州潭州有炎帝陵參盧所封為茶陵軍  
之路無疑紀下文又云路是後繁于河之北東商周別  
為赤白二狄狄歷膺告舉落九州之戎襲姓纂說而失  
姓纂甚疏略路下云春秋時路子嬰見是也今上黨路  
縣路下云國語潞泉洛蒲皆赤狄隗姓也兩路本混合  
無別露下又自為說云露伯夏殷侯國也并露出何系  
國於何地亦所不知紀本注云諸露姓姜世以爲皆隗  
姓非也頗辯正韋失高陽紀復據潛夫論說以爲皆隗  
路爲晉所滅則又與姜姓之路劃絕此文仍爲所糾實  
不可解云潞是後繁于河之北東豈以爲參盧之國傳  
數世即亡絕耶路人明王之會解呂氏春秋直諫篇荆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以畋於雲夢宛爲王會解  
之奕人路亦即此路其國春秋時尙存焉得北合於潞  
潞是後云竟當刪正文後文潞子嬰見句亦同宛路說  
苑正諫篇作籊籊正當後文因窳從古象作禽而誤書  
通借字今王會解窳作禽又因窳從古象作禽而誤書  
禹貢惟籊籊三國名證以呂氏春秋說苑兩文說自確  
讀籊籊即三國名證以呂氏春秋說苑兩文說自確  
鑿路國實綿歷夏殷露伯之國舍此無可合按唐書宰  
相世系表別云路氏出自姬姓帝摯子玄元堯封於中



路歷虞夏稱侯所據為元和以後譜牒因姓纂以路為翟國王會解之路亦僻在越蠻俱不足依附故更撰一國中路不知所在其名疊二字與路亦自有差殊不復具論泉徐蒲為赤翟并無正

文洛雖有晉語之皋落可附其國在晉所都故絳之西

南亦不能移入此列

解云皋落東山翟也不言其地所

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續聲近轉

因失實也此說可據上文獻公田見翟桓之氣歸寢不

寐翟桓即皋落之鄰國彼解亦止云翟桓國名以本文

田下不言於某地推之知其國近在晉南晉是時都故

絳為今山西翼城縣治縣西北俱晉邑東亦有舊都之

翼不能於遠郊以內望見翟氛惟南無別邑內傳文六

年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續漢書郡

國志河東郡垣下注補引博物記曰縣東八十里有郟

邵之阨垣為今垣曲縣郟在東六十五里邵原鎮入濟

源縣乃周原邑西南戎翟地屬晉在文公啟南陽以後

下文文公元年冬襄王使來告雉乃行賂於草中之戎

與麗士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

解云草中麗土二邑戎翟間在晉東陽樊周邑內傳隱  
十一年集解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陽城今名皮子城在  
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草中麗土二邑正在郟左石文  
公初年其地猶為戎翟所居翟祖在郟西北水經滄水  
篇注紫谷水逕熒庭城西北去翼城七十五里當卽翟  
祖故城入晉更名熒庭內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張  
武軍築壁壘也熒庭故城本小不足容齊軍故復築壁  
壘以張大之非齊始爲此城太平寰宇記疑爲齊侯所  
築失未周考皋落城在今垣曲縣西北五十里皋落鎮  
去熒庭不及八十里翟祖國於彼皋落本都此無疑東  
山今清廉山在鎮北三十里山有二嶺西嶺爲亳清河  
源所出迤西至聞喜縣界爲小橫嶺東嶺北跨絳縣爲  
大橫嶺兩嶺古無正名以東西標目水經注上云清水  
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之清營山西嶺之名酈時猶  
存東嶺卽東山史記曹相國世家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漢書曹參傳武垣作東垣垣爲河東縣地東亦以  
山名加綴也元魏以後西嶺通名清廉東山之名遂晦  
隋書地理志太原郡樂平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東山  
縣大業初廢有皋落山因不知東山所在別附樂平山  
名創一東山內傳閱二年正義謂東山當在晉東具意

亦主此樂平今平定州東南樂平鎮去州五十里皋落  
山在鎮東七十里山西二十里有昔陽城內傳昭十二  
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集解云  
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元和郡縣志謂卽  
此城昔陽地屬別翟非皋落所都晉時初滅霍東北縣  
邑亦不能接至昔陽潞與甲氏畱吁鐸辰後至宣十五  
十六兩年始滅潞北又有眾翟宣十一年卻成子求成  
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眾翟屬亦近路  
滅之時其地置縣邑復遠在後僖三十三年狄伐晉及  
箕集解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陽邑今太谷箕城在  
縣東三十五里彼時其邑尚當翟衝迤東榆次榆社諸  
縣先時並爲翟地可知寰宇記遼山縣下引河東圖云  
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梁餘因梁榆故城衍出  
和順亦翟地晉界無緣錯入皋落山更在其東必皋落  
亡後餘眾流徙所居於故國無涉隋名其縣爲東山實  
誤正義所云別無確近之山同名皋落者可據不必更  
論昔陽依傳文當爲鮮虞所屬之翟邑昭十五年晉荀  
吳伐鮮虞圍鼓鼓自爲國繫在鮮虞之下例與此同集  
解以爲肥國都亦非肥自都肥累城爲今直隸藁城縣  
地其國西南容有別邑度不能廣至元氏贊皇以西昔

陽鎮去贊皇一百四十里中隔黃沙嶺必隸別翟荀吳  
假道於此者晉東陽諸邑俱在肥南近黃榆壺口兩關  
肥偏北不能仍出南口故須謀別道也黃沙嶺口在昔  
陽東界通道自所必先正義謂恐肥國防備故先從晉  
之北竟偽欲東南而行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並非  
傳下文別言伐鮮虞肥先滅鮮虞後伐荀吳所取明是  
直道何云迴入又引劉炫規過以昔陽為鼓都更不相  
應鼓被伐在後三年若是役已入其都當先定鼓以次  
及肥何以必待肥定然後謀彼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  
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彼昔陽乃鼓門名以道通昔陽取其邑名為名猶魯有  
萊門鄭有鄆門以道通萊鄆取其國名為名與此昔陽  
截然為二解失分析劉因移以附鼓水經清濁兩漳水  
篇注列兩昔陽一為鼓聚之亭一自為邑辯別已明元  
和志專錄邑城不具亭名於皋落亦專錄故城不具山名俱有審擇今據正

義引世本任姓謝章辭舒呂祝終泉畢過路史黃帝紀

據北宋本辭舒作舒洛辭任姓已具上此引謝章十國  
以證諸任正文必作舒洛今作

辭舒乃後人傳寫衍脫姓氏急就篇注引世  
本辭任姓下有夏奚仲封辭之文 下闕

元首曰末

周書武順解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  
首曰末孔晁注四枝手足元首頭也蒙按如注說元字  
對四枝言不對手足言正文當作元首曰元今本乃後  
人誤改元古文其字見集韻七之注此書其字舊本多  
作元文政解示有危傾俞先生平議云示當爲元古其  
字也其與基古通用此蓋段其爲基又從古文作元學  
者少見元字因改爲示耳基有危傾字亦作元是其證  
也元首曰元起下元卒之文元與首分兩義不得連併

爲一注不爲元字作釋蓋當時尙與其字並用人所共  
識不煩贅說耳集韻基箕祺祺綦莫麒麒騏等字下俱  
有重文作堃笄斲祈彙斲斲注云古作或云或作  
知宋以前四部書作此者甚多宋人重寫付刻始改失  
其舊此書至宋已罕有善本丁黼跋云後世不復貴重  
文字曰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  
陳正卿本用相參校脩補頗多則此文必宋人改舛也  
盧氏文昭校本引惠氏士奇云左傳風淫末疾謂首疾  
也又云易大過象曰本末弱本謂初末謂上又木上曰  
末皆依誤文爲說於上下文義不可通注頭字亦後人

所增元首與四枝手足一例以首釋元非通釋兩字當

刪

釋縣

周書作雒解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

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

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縣郡始制於此說文邑部郡篆

解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

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制三十六

郡以監其縣从邑君聲部縣篆解云繫也从系持県

郡有正解縣別爲訓釋非縣邑之本字釋名釋州國云

縣縣也縣系于郡也釋名合兩義爲一殊不可通縣系于郡乃秦縣制秦前縣直隸王國無郡間隔何云縣系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引風俗通曰周禮百里爲同總名爲縣縣彳也從系倒首舉首易偏矣言當彳靜平徭役也又引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二說一讀爲彳一讀爲弦亦皆迂曲匡謬正俗云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縣古作寰有穀梁春秋隱元年傳寰內諸侯范甯集解寰卽古縣字之文可證其說較確禮記王制篇天子之縣內諸



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縣內卽寰內是漢初兩家經師已  
有此通作惟寰字亦出秦隸徐鉉本說文錄入新附本  
書不收朱氏駿聲通訓定聲據穀梁釋文及文選魏都  
賦舊注定爲環之別體環讀亦見匡謬正俗議以爲非  
此解百縣兼王城之地配入郊內一縣置在郭下不能  
說爲環繞以心部懷篆解从心寰聲讀若絹之例推之  
本字當作圓口部圓篆解云規也从口冎聲圓爲規名  
古人畫地制方多用規法國語周語規方千里以爲甸  
服韋昭解云言規畫而有之規所以制圓地形不能正  
方四邊俱有圓面畫法須絕方補短以圓而變同積方

面故兼用規制詩商頌長發篇幅隕旣長毛公傳曰幅廣也隕均也鄭君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圓周卽規徑矣山海經西北東中四山經亦多言廣員或百里或二百三百里惟太華之山廣十里不言員上有削成而四方之文此十里爲方徑餘皆依圓徑置算國語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運從說文見部覲篆解从見員聲之例通讀亦員借文韋彼解云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廣有橫讀可配合東西運無從訓不得衍入南北運本讀必爲員如山海經例以周徑計里此皆古規法用圓率之證

也圓名由規制立規徑有大小不能限以千里因有宇  
縣之圓有州縣之圓宇縣之圓爲九州之大圓李善注  
魏都賦引尹更始穀梁章句云天子以千里爲寰千里  
乃一州之徑此大圓中分出之界線圓算術所謂方內  
容函之圓徑卽規制甸服之本圓其外八州各配一圓  
或從方法稱八方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  
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  
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  
有伯八州八伯縣內徑千里居九州之一本州變方稱

圓八州應亦如之復變從方稱者方伯所分治之州不可同於邦甸避尊名故差別也散文亦通互詩小雅六月篇侵鎬及方俞編修羣經平議云方猶竟也引史記孝文本紀方內安甯爲證是甸圻同八州稱方長發篇帝命式于九圍傳曰九圍九州也圍卽上箋所云圓周則九州通爲圓稱亦有根證圓與方義本相兼不能劃截爲二對文略有區別字縣通八寰言史記孟荀列傳述騶衍書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穀梁桓五年傳集解引作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謂崑崙東南赤土之圓是卽九字之

總圓周禮地官縣師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  
鄭彼注云郊里四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  
所主數周天下也彼縣名義亦然州縣之圓爲一邑之  
小圓又界線圓中分出之子圓此解所云分以百數者  
是圓爲甸名又爲邑名猶方爲州名復爲邑名方州之  
國詩大雅大明篇目爲方國方謂八伯所治之方書多  
方篇猷告爾四國多方方綴在國下非州目乃邑徑之  
方本解敘黜殷事言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  
邑遷于九畢九邑在遷數中是爲所誥四國之方方數  
本多兼要荒外地可案至萬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曰

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見湯說  
何晏論語堯曰篇集解引孔安國注稱古本作湯誓文  
出古百篇書漢書地理志敘云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  
壑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區制自古畫法以方百里爲  
率廣衍極萬約從方千里之算卽王制所云爲方百里  
者百者制數更歷三代不異則百圓卽百方矣方與圓  
皆界式之名非邦甸州邑之正名故無大小左氏春秋  
哀六年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冀爲唐虞都地夏代因之  
方卽方內之方王制所謂圓者書古文逸篇以之代州

名禹貢篇仍云冀州下敘服名又標作甸是方內別立  
專名王制別州於圓其下總釋亦作千里之內曰甸與  
禹貢同則縣亦通目邑例可以此推百圓兼郊內外地  
分劃郊內百里爲一圓外自牧地至都鄙積方百里者  
九十九各配一圓都爲百數郊內本稱國中亦曰大邑  
或單稱邑書康誥篇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邑  
與國並列以國爲大名邑爲小名大邑本西周舊號孟  
子萬章篇述古書詞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筐厥  
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彼大邑謂豐鎬  
故此別言新大邑猶商之天邑邑爲恆等之曰大與天

皆從崇加綴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夏曰夏邑殷曰商邑  
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邑  
稱沿襲夏殷京師爲崇曰詩商頌殷武篇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漢紀元帝紀載匡衡疏後漢書樊準傳載準疏  
並引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如齊韓本殷世亦先有此  
稱春秋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公羊傳曰京者何大  
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詞言之京師卽  
大邑亦卽天邑其別稱又爲都小雅兩無正篇謂爾遷  
于王都傳曰賓者不冒遷于王都也都人士篇彼都人  
士傳釋彼爲彼明王彼都爲先世明王之都是爲舊京



王都據當時所宅而言兩都居廢不同而例則一羅莘  
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黃帝都涿鹿顏師古漢志注引  
臣瓚集解轉引世本云禹都陽城都制亦創自古初四  
名皆確鑿可據郊外有三等散邑稱邑有先世舊宗廟  
或分授王子弟及同異姓卿士爲祿邑立有出祖廟者  
曰都建國者如外諸侯例曰國三等與郊內制異名稱  
從同左氏春秋成十一年傳晉卻至爭鄆田劉子單子  
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  
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  
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

官之邑也昭二十三年傳王師在澤邑均稱散邑爲邑  
書立政篇大都小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皇父孔聖作  
都于向左氏隱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並以邑之大者及其置設相類者  
通目爲都大雅韓奕篇王錫韓侯其追其貉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漢志京兆尹杜陵下云故杜伯國左馮翊臨  
晉下芮鄉故芮國宏農郡陝下云故虢國有焦城故焦  
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河東郡大陽下  
云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河北下云  
詩魏國皮氏下云耿鄉故耿國安定郡陰密下云詩密

人國諸侯俱在甸內王制所謂九十三者此具其十三名亦各有正文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肅佐必和伯必勤卒必力蒙接下文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眾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畱畱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

興自辟至卒止具六例並無七目佐與正又名類相從  
佐卽所以佐正中間亦不應間隔以右右之名見於周  
禮禮記左氏傳者俱對左而言或專爲驂乘而設非長  
名古兵數皆以五爲制百人以上有旅有師有軍並五  
五而益以三爲差亦所未聞竊謂此文必誤三伯一長  
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當  
作五伯一長曰佐五佐一長曰正五正一長曰卿正必  
智右必肅當作正必肅均右當作均正皆後人因誤衍  
而誤改也佐卽旅帥正卽師帥卿卽軍將三等本自完  
備今誤作四等者由古本佐止作左校者記異文綴曰

左五左一長六字於五佐一長之下傳寫混入正文乃  
改左爲右復改五字及上下文以合之遂致歧互不可  
以通今據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  
五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  
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  
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大國三軍軍將皆命卿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與此三卿一長曰辟及上四卒  
成行曰伯之文並合知中間長屬之制亦不異又正必  
肅與佐必和對文義尤明白其爲展轉改易而失無疑  
矣朱氏右曾集訓校釋云此周初三軍之制爲誤文所

臧周初未有周禮用殷末之制雖有鄭箋詩大雅棫樸篇六師之說可證然師數爲二千五百人箋亦未嘗改易此書作於周禮以後職方解文自是確憑師旅之名亦具武寤解則不得因周初無六軍之制并謂三軍之全不同也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闔四卒成衛曰伯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闔四卒成衛曰伯蒙按此文當作一五居前曰開一五居後曰敦左右一五曰衛四卒成行曰伯傳

寫錯亂前曰開後曰敦左右曰衛是說五五之義非說  
四卒之義也四卒無中央行列當成方形不得分前後  
左右衛以衛中央立名其字衛借作闕闕與閭形近故  
知閭卽衛之誤下衛字又行之譌矣

武成世俘

三統術引古文尙書武成篇與周書世俘解文多相同  
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爲一篇蒙按周書七十篇舊題  
俱系以解字以管子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  
解明法解例之此書疑春秋戰國間人采周志及禘說  
以解說百篇中之周書者世俘解解武成篇祀餗于周

廟之文非武成也今文泰誓梁武帝謂本在七十篇中  
見孔穎達尙書泰誓正義泰誓解亦解泰誓篇文非卽  
泰誓博士無識誤合爲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尙書大  
傳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  
千里止於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  
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  
人俱去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  
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  
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  
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其文取殷祝解泰誓  
傳據泰誓解原無歧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反覆致辯  
可謂是末師而非往古矣世俘解視泰誓解文尤怪誕  
三統術不引今文尙書必不濫引此篇孔氏之疑可以  
是釋之

周書七十篇

周書度訓命訓二解俱以天生民發端似解逸書天降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之文常訓解言天有常性人有常  
順解天有顯德其行甚章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祝降其喪之文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

有德有則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之文餘解可以是推  
之殷祝解謝氏墉疑其涉前代事實則解多方篇乃惟  
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之文也官人解因立  
政周官二篇及之祭公解因蔡仲之命及之器服解因  
顧命伯相命士須材之文及之芮良夫解亦因芮伯作  
旅巢命而終言之惟太子晉解未詳

周書七十解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  
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其存者  
四十五篇矣元劉廷翰本逸周書十卷闕程寤秦陰九

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考德月令十一篇存  
五十九篇其艷保大開小開文倣商誓度邑武倣五權  
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銓法器服十七篇  
無注蓋後人有采他書增益及分析充數者書泰誓正  
義引梁武帝說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  
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似舊目尙有大誓  
今本佚之篇題俱作某某解孔晁據本已然管子牧民  
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俱解本書之文  
以此推之是書殆因解說尙書中周書四十篇而作職  
方采自周官官人與大戴記同商誓皇門嘗麥祭公芮

夏夫俱周時訓誥策命之文克殷度邑王會亦頗類古  
記皆其所采輯者也世俘解解武成祀馘及歸狩事作  
維解解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並可以文義推而知  
之殷祝解解多士乃惟成湯克以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之文孔以爲湯將放桀於中野此事不然或者欲解之  
非書意周祝解亦解多士國語周語吾聞之大誓故曰  
商必克以三襲也俞先生平議曰故卽詁字爾雅釋詁  
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訓  
傳蓋周公所作爾雅有釋故釋言釋訓諸篇皆是解釋  
詩義毛公承之而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例書疑  
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襄公所引大誓故卽是矣其曰朕  
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乃大誓之正文其曰  
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襄公特引之以自證其三襲  
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體例正同可見自

古說經之例商誓朱氏集訓校釋讀作  
商哲劉向云諾誓或據大誓諸篇言之

蕭吉五行大義引周書逸篇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  
劓荆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尅

木故荆以去其骨節木能尅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

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亦

是解呂刑篇文

寤傲解和寤解武寤解俱解大誓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之文

太子晉解一篇於書無所附麗菽文類聚火部引尙書

大傳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

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

善大傳云云於書亦無可附此等疑事並當闕之

朱氏  
右曾

集訓校釋序云太子晉篇末云師曠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似晉史之辭說亦近是

周書佚篇

朱氏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序曰周書七十一篇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孔氏解克殷荷素質之旗于五前云一作以前于王解大武三擯厥親云擯一作損李善注文選邱中云周書邱一作苑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藝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鼂注周書

八卷二本並列尤明徵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于七十  
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  
蒙按隋書牛宏傳云周書月令蔡邕王肅時已亡此書  
在漢魏時已有闕佚顏所云四十五篇殆孔注八卷之  
舊隋書經籍志周書十卷注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隋志所錄增多二卷與今本同恐量以後附益爲之梁  
武帝言今文大誓在周書中今無此目則二本不獨篇  
數不同并目錄亦異矣朱書於此處俱未考出故言之  
不盡史通亦云周書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  
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玉海三十七引史通云  
云夾注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  
處士私相綴續以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

周書序

周書序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朱氏集訓校釋云此序與書不相應蒙按羣書治要錄前良夫解篇首有厲王失道芮陳誥作芮良夫十二字此卽芮良夫序今本逸此文而序別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子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功作芮良夫其爲後人贗作無疑

古文尙書所刪逸篇

玉海三十七南史任昉得一篇缺簡劉顯曰是古文尙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所謂周書卽度訓七十篇

隋志尙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尙書之末此條已有闕



氏疏證隋志逸篇及新唐志  
徐邈注逸篇疏證俱有說

### 公明宣

說苑反質篇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  
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  
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二字宜細考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能不學  
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  
已志按數宣字乃宜字之誤古宜與儀通詩大雅文王

篇宜監于殷禮記大學篇宜作儀是其證也禮記祭義  
篇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鄭康成注公  
明儀曾子弟子公明宜卽公明儀傳者不達因誤爲宜  
耳王厚齋姓氏篇引說苑已誤

橫陽札記卷七

橫陽札記卷之八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秦始皇廟

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耐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

始皇廟爲帝者祖廟按秦孝公始徙都咸陽其後歷五  
王以至於政所云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自襄公  
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者七廟謂西雍  
襄公一廟咸陽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六廟也

西漢會要卷十二太上皇廟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建

昭五年復竟甯元年五月毀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

祠高廟孝惠尊高廟爲太祖廟韋元成傳孝景元年申屠嘉

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

世世獻制曰可本紀孝惠廟元帝永光五年毀竟甯元年

三月復五月毀本紀孝文廟四年作顧成廟本紀孝景元年

中屠嘉等奏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

制曰可本紀孝景廟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元帝竟甯

元年毀本紀孝武廟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宣帝本始二

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本紀哀帝即位孔

光與羣臣襍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

曰孝宣皇帝既以為世宗之廟建立萬世不宜毀上覽

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孝昭廟悼皇考廟宣帝元康元

年立皇考廟本紀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元成奏皇

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

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

韋元成傳

孝宣廟平帝元始四年尊

孝宣廟爲中宗天子世世獻祭

本紀

孝元廟平帝元始四

年尊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本紀

孝成廟恭皇帝

廟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于京師

本紀

平帝卽位隳廢

恭皇廟

師丹傳

孝哀廟孝平廟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

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

韋元成傳

### 封禪書引周官

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  
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孫氏  
星衍問字堂集六天乃感生帝辯云司馬遷引周官乃

是郊特牲文亦似不知郊以外有園丘之祭按遷時周  
官初出未有傳注故其言如此是郊特牲文當改作禘  
用郊特牲文

大事蒙恬列傳

史記蒙恬列傳引金滕王有疾之文以爲成王按墨子

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  
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  
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趙蕤長短經大  
私篇引尸子作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武王之事  
或移之文王或移之成王古人引書自有此例

周公奔楚

史記蒙恬傳二世遣使者之陽周蒙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魯世家采此文綴於還政成王之下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



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  
書乃泣反周公不詳何年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  
有所出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佚其本  
末事或然也蒙按蒙恬言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所述自是金縢之事以武王有疾屬之成王因當時  
二世殺太子扶蘇怨及始皇不敢言周公忠於先王故  
變其文以今王爲辭也古人引書有斷章取義一例堯  
典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三事  
皆舜攝位時所爲國策秦策蘇秦說秦惠王作堯伐驩  
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節取上兩事分屬堯禹此亦其

比魯世家廣羅舊聞未及釐正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古文經師刪去蒙恬移改之說與本書符密矣譙周言秦人燔書言者失其本末可無庸疑奔楚卽居東之事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江南謂荆揚二州江水以南之地左氏春秋定四年吳入郢傳楚子涉睢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正義曰賈逵云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眾說文云象南越之大獸也

楚近南邊故有此象象爲楚地所有則商奄餘孽爲虐之地卽楚境秦人以楚爲山東之國故其地通謂之東夷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王旣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熊族之國亦謂楚及其支剖之國路史疏仡紀云伯禹定荊州季芊實居其地生附敘始封于熊故其子爲穴熊厥後鬻

熊子者師臣西伯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荆熊  
卽始封之楚周公征殷東徐奄并及楚國甚明言奔者  
周公時代王攝行政當國征伐可命將不必自行其出  
因避流言之疑故謂之奔詩豳風東山曰我徂東山惛  
惛不歸九戩曰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周公出而四國平  
王狐疑未釋不卽迎歸任其久役於外淹至三年是名  
爲奉王命伐叛甯東土定諸侯實與失位無異也列子  
楊朱篇云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居東兼  
救亂與避謗兩義有確鑿憑證奔楚卽逐商人至江南  
滅熊族之國亦無庸疑俞氏正變癸巳類稿云左傳昭

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會適楚故祖以導昭公以見周公曾適楚故祖以導襄公周公適楚是師行非吉行孤據左傳尙不能周知孟子滕文公篇引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說之曰周公方且膺之荆舒是懲乃適楚正解俞氏不達奔義因置周書呂覽之文不引并孟子之文亦失引矣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

三象以嘉其德

左傳亦有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之事

戰國策秦策張儀說秦王章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高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

楚邑

程氏恩澤國策地名考原注江南卽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正曰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地恩澤案言江南者諸說不同秦本紀楚人反我江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趙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備越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楚詞章句江南在湘郢之間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鄣

郡江南所包者廣此策所云則以黔中爲是 秦本紀云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下云楚人反我江南其事在白起拔郢後一年與策文相應城渾出周章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亦當如此解蓋一南境一東境也

### 楚居丹陽

史記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漢書地理志丹陽屬丹陽郡楚之先熊繹所封張守節正義引穎容春秋三傳釋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是杜預春秋釋例孔穎達左氏春秋桓二年傳正義引宋忠世本注

並與潁同酈道元水經江水篇注引袁山松宜都記曰

秭歸縣楚子熊繹之始國蒙按潁宋杜氏言丹陽在枝

江者以其地有丹陽聚

見續漢書郡國志

去楚後徙之郢都近

也袁易爲秭歸者以左氏昭十二年傳子革曰昔我先

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枝江

平敞無山於地形不類秭歸依山卽坂爲書禹貢南條

荆山之麓又其地有丹陽城

見本注及郭璞山海經海內南經傳

與傳說

史說俱近也志枝江秭歸並屬南郡枝江下云故羅國

秭歸下云故歸國兩地皆非楚封二說均不可據大戴

禮記帝繫篇曰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



于渠婁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  
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臧章王  
婁繇二字孔氏廣森補注云未詳或當爲夔越以下文  
季連者楚氏也證之婁繇當作楚繫楚與婁繫與繇皆  
形近而譌熊渠爲熊繹六世孫去始封已遠云楚出自  
此者句亶鄂臧章皆熊渠所闢熊繹時止居丹陽不得  
楚地也史於自序篇云周用熊繹熊渠是續正據記文  
爲說此篇云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  
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  
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江漢十二諸侯年表

序作江淮淮與漢草書相似漢當讀為淮表云齊晉秦楚其在成周

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

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與更為伯王江淮與三河東

海雍州俱謂始封之地形則此文必同作江淮也淮水

圍繞揚州東北兩方支津入江近在江都楚踰江即得

淮許之地故曰得伐庸楊粵至于鄂謂自舒庸略定江

江淮間民和也春秋時有兩庸國文十六年

淮及漢濱夷越西至鄂也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集解

庸今上庸縣此郢西北之庸左傳成十七年舒庸人以

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解云舒庸東夷

國此郢東之庸兩國俱近楚史以庸與楊粵鄂連文鄂

在漢東江南上庸在漢西北中隔楚郢不相接當為

舒庸之庸裴解引文十六年注誤也舒庸為羣舒之一

國名本止作庸襄十三年傳吳侵楚戰于庸浦解云庸

浦楚地庸浦即庸國之楊粵當作榜越司馬貞索隱云

浦時地入楚為庸邑也

有本作楊雱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楊越榜即雱

借字檇誤爲楊校者據別本綴雩字誤刪越字因又有改雩爲粵之本索隱以雩爲古粵爲今所據譙周古史

考必本作檇越今亦作楊復誤在後也

南越尉佗傳秦并天下略定揚

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揚越爲南越六國時楚境至九疑蒼梧而止以南非所有貨殖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此揚越謂會稽及甌閩之越會稽之越春秋後入楚春秋以前與甌閩俱隔吳及蠻夷地不相接國策秦策吳起爲楚悼南攻揚越彼揚越吳起傳作百越是南越以北九疑蒼梧間近楚之越六國時始略定春秋以前亦隔濮地不通羅

萃路史後紀注謂揚粵卽揚越作雩非失未細考雩越謂雩婁東西夷越之地藝文類聚水部引竹書紀年周

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叱鼃鼃爲梁北堂書鈔引紀年下文有遂伐越至于紆云云紆是雩

越是徐夷趙世家徐偃王反繆王曰馳千里馬攻徐偃

王大破之紀年無攻徐偃王之文伐越即其事今本作

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

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因劉恕通鑑外紀所綴後漢書東

夷傳文衍撰外紀於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下注云

汲冢紀年曰三十七年於徐夷作亂下止引劉向及范

曄兩說不言紀年何若知所據本無此文說苑指武侯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君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

十一國盡服矣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文字自沿誤本韓

子五蠹篇文之失後書作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

徐亦襲張華博物志異聞篇所引徐偃王志之俗說徐

偃王志本以記異非考古也說苑云王孫厲謂楚文王

楚伐徐由王孫厲之言非穆王所令甚明紀年越與楚

並伐楚當時似亦黨徐後因其弱反而為敵穆天子傳

無伐楚越事是役去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之年當遠

郭璞山海經西次二經傳引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

母來見賓于昭宮穆王無五十七年五字必三之誤西

王母來賓與伐楚越之年為一趙世家徐偃王反上有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云蓋以此穆王以下本紀無年數外紀注云其王在位十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其下又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文俱不同當本紀年穆王三十七年至夷王元年凡六十八年徐偃王反時止弱歲至國亡走死則近耄矣禮記檀弓篇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駒王即偃王駒當讀為驕古驕與駒字通詩小雅皇皇者華篇我馬維駒陸德明釋文云駒本作驕是其證驕王謂不用中國禮儀法度之王

徐無國號以州名故曰越越即此下夷越之越徐於

穆王時與楚同被伐後厭兵不脩戰備為熊渠襲滅韓

子五蠹篇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

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

之漢東五百里正自鄂至舒庸之地

漢東後書作潢池東潢即漢之誤池

乃地之衍文章懷注云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沛

在淮北泗西山陽海陵在淮南山陽瀆東兩地絕異不  
可齊同說苑亦有漢東之文黃池爲誤字無疑秦本紀  
正義引魏王泰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鄞縣東南入海二  
百里又引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鄞縣東南翁  
洲在浙江南海中去漢東益遠然如所云徐偃  
王國卽穆王所伐之越隋唐閒人固有是說也荆文王  
當作荆大王大王謂始稱尊號之王卽熊渠文字與上  
大王大字互譌上文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  
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顧氏千里  
識誤云大當作文文王見下文大俞編修墨子平議云齊  
大王猶墨子魯問篇云齊大王俞編修墨子平議云齊  
大王卽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至其  
後子孫稱王則稱大王矣因齊大王之稱他書罕見故  
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韓子大與  
文互譌亦因學者不得其說而改誤淮南人間訓作楚  
莊王所據本似尙作大以大王不得其說易爲莊王耳  
說苑作文王彼時傳本已與今同秦本紀正義趙世家  
索隱並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  
遠矣此事非實徐偃王實不與楚文王同時譙以誤本

韓子為據故反疑秦本紀趙世家文不相合也

雩與南境江上之豫章為一曰越章亦曰雩章音轉為

就章引見索隱又為戚章後又析豫章為邑專以雩為越

別國此楚因越地而改封之越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曰

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

越人襪可長有惟此也越近寢邱與楚同壤即此越左傳

宣八年正義引釋例云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

也外傳曰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

後也顏師古注志粵地引臣瓚集解曰世本越為半姓

與楚同祖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半姓之越亦句踐之

後不謂南越也兩說俱因失考列子而誤南越之說不

孫叔敖後復改爲雩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

雩婁婁是夷言禮記檀弓篇邾婁正義曰左氏直言邾

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雩爲雩婁亦

其例吳世家集解引服虔解詁云雩婁楚之東邑如其

巢遣啟疆待命于雩婁雩婁與巢並言巢是時尙自爲

吳地誤高氏土句賣地取於庸裴駟集解引張瑩漢南

記曰句賣今江陵也說不確鑿江陵卽郢無句賣之言

句當讀爲鳩句與九字通淮南墜形訓句嬰民高乃舒

鳩故國賣則睨也睨亦舒之支別太平御覽州郡部引

史記云睨偃姓咎繇之後也春秋時楚滅之今陳杞世



家作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以夏本紀

封皋陶於英六或在許之文校之或上當有周封之于

睨五字傳本脫佚夏本紀許字亦舒之誤索隱云許在

括地志云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許縣

故許國也俱順誤文爲說許太岳之後於皋陶無涉義

不可舒與睨俱大國其分合無譜可稽不知孰爲正封

故參互爲備睨滅不見十二諸侯年表當在其和以前

陳杞世家云楚穆王據最後一事而言御覽通繫之春

秋亦非史意睨字說文所無徐鉉新修字義以爲睨之

或體睨从旱聲旱从干聲干與亶通檀弓饋粥之食釋

是以睨與亶亦通鳩睨春秋時爲駕釐虺圉陽鵠岸諸

邑舒鳩別自爲國與舒庸及舒蓼爲羣舒後復滅入於楚鳩古時封地疑亦與皖相若滅後復立始成微國皖地屬庸宜卽庸故國後改徙從邑名爲庸庸故地兼有志廬江郡皖及臨湖襄安三縣與丹陽密邇江陵在鄂西下文云熊通三十五年伐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郢地始見此濮於莊王靈王時尙存文十六年傳

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此濮地俱在郢南爲楚所未聞武王所有之濮不知何地鄭語上文曰夫荆子熊巖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紉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紉是立遷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下文曰蠻犇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又曰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鄭語以叔熊逃難於濮爲天啟季紉又云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先王謂熊渠濮必鄂西未闢之地蚡冒所啟卽武王所開其地由漸而廣撫征非一世昭二十三年傳

沈尹戌曰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

不城郢郢都始徙於文王傳并及武王蚡冑復上推至

於若敖郢非季紉時所有甚明土不過同謂自鄂至郢

惟孔道通數百里旁廣俱止百里外卽鄰壤

集解據下今土數圻

之文云未滿一圻非未滿一圻當云土不過數同不得云土不過同然則郢實濮地始都

之丹陽在庸東不在郢西無疑矣桓二年傳正義引世

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武王止開濮徙郢亦謂

始經營其地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

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會於漢汭

而還漢納謂漢水入江之納卽鄂地昭四年傳作夏納

以莊王改鄂爲夏州別立夏名

集解云納內也謂漢西  
誤桓八年傳楚子伐隨

軍於漢淮之間漢淮之  
間是漢東地非漢西

櫛木之下太平寰宇記引郡國

志謂是郢州長壽縣武陵山下之地在鄂西北隨東南

荆尸自由丹陽部勒而西

宣十二年傳荆尸而舉亦謂  
以荆故國之眾配合成軍蓋

自郢至鄭遠故調發仍就荆地集解以爲武王所制陳  
法之名強說不可通昭十三年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  
胡沈道房申於荆焉荆亦謂鄂東故地楚號於有濮地  
後始改其未開濮以前止有荆名是以文王徙郢以後  
故都之地通言荆時已有郢故別爲文六年傳楚文王  
目爲荆也

伐申過鄧鄧在申西南自鄂西北行不經其地是由郢

而北郢在武王時經營未成文王始徙具有憑驗郢西

爲權莊十八年傳楚武王克權集解云南郡當陽縣東  
南有權城當陽東南卽江陵西北權西爲羅桓十二年  
傳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  
及鄢亂次以濟鄢在權東北彭又在鄢西北羅北境與  
之接其地甚廣屈瑕西伐不自郢渡睢時權尙未滅爲  
羅屏障不可行軍枝江入楚當在權亡以後集解云權在宜城西  
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依附及鄢之文爲說傳下又有  
及羅之文鄢去羅尙遠枝江自是羅都若爲楚都屈瑕  
止須自權西循睢水而羅西爲歸今作夔僖二十六年  
北不必繞道至鄢矣  
傳夔子曰昔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竄于夔與逃難于濮一例濮至蚡冒武王始闢爲楚地

夔初國時亦不必卽與楚通史云熊渠卒子熊摯江立摯江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依傳文摯江卒當作摯江疾蓋熊摯以次當立而有疾熊延弒之而自立也竄于夔者乃熊摯之子其逃難正與叔熊同矣

### 田單傳贊

史記田單傳贊後初淖齒之殺湣王也一段宋乾道建

安本次索隱述贊之後汲古閣本移與贊附止空一格

而不別行以秦始皇紀贊後綴襄公立一段例之此文

自是史公附錄以補前文之遺乾道本退之述贊之下

固非汲古閣本移與贊附土空一格而不別行亦未是

也索隱於襄公立下云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

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爲說與正史小有不同索隱所據本此文必與贊附而別爲行故知彼文確爲史公重序不然彼段後又有後人所附班固評贊中論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一段索隱何不亦牽連比合并指爲後人附益耶酈生陸賈傳平原君朱建傳後又有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一段依兩文之次亦當在贊後各本皆在前並宋淳化中寫定付刻時移亂此段重序列淖齒殺潛王莒人求得潛王子法章共立爲齊王以距燕事蓋以補傳中淖齒旣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田單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



臨菑而聽政數句之遺潛王既爲淖齒所殺莒中爲何人距守不能無別襄王既先立於莒莒中諸大夫之求立襄王其事亦自不可沒是以復綴也唐仲友集書王蠋事後云大史公以爲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其說雖善不合於事戰國策齊策云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田單爲自立也田單起卽墨在潛王既死之後襄王未立以前時四境皆沒於燕與莒斷絕城中號令俱自制不假王命是

以功成有自立之疑傳於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  
距燕軍下止云數年不下不敘襄王之立至七十餘城  
皆復爲齊後始云乃迎襄王於莒正謂中間皆單自爲  
守非莒中命令所及如唐說則自立之謗無由申雪而  
傳文亦爲疏率矣田敬仲完世家敘莒中人及齊亡臣  
相聚求湣王子不及王蠋事下文云襄王在莒五年田  
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  
屬齊史意自以復齊之功全歸於單燕之初入齊聞晝  
邑人王蠋賢云云以莒事與卽墨相類疑於諸大夫中  
亦有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如單而遺其姓名者綴此

一事見彼輩悉庸碌下材因人成義非其此倫唐以爲推單之功歸之於蠋亦誤也海鹽張孝廉語杭州東城講舍諸生云史公愛奇故傳純敘以奇勝之事此段結歸於正朱子語類謂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此傳若無歸結去小說無幾以此段爲正意卽本唐說傳文純敘以奇勝之事其意謂齊敗至此非用奇不可爲救末後綴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一語卽是正義不必再補通鑑全采此傳不以爲奇而詭正甚明惟流失卽爲小說學者不可不知故附其說而并論焉

列傳次第

史記列傳扁鵲倉公四十五吳王濞四十六魏其武安  
四十七韓長孺四十八李將軍四十九以下爲匈奴爲  
衛將軍驃騎爲平津侯爲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爲司  
馬相如爲淮南衡山爲循吏爲汲鄭爲儒林酷吏爲大  
宛爲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詳其編次正傳蓋  
至田叔而止扁鵲倉公已是襍傳吳王濞以稱兵構怨  
亡國絕嗣故自世家移置於此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  
軍各有可稱晚節俱不完是以別爲之次魏其與晁錯  
皆棄市晁錯入正傳魏其不並入者一死於國事一爭

私忿也衛將軍驃騎平津侯俱以柔媚取將相功名成立漢法由之大壞不可與以上諸臣同例故又抑置於匈奴之下唐書立姦臣傳次四夷傳後卽用此法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皆承匈奴爲次匈奴與後大宛本類次於此以取隔別傳故或移前或移後也以下俱卽後世史書之襍傳司馬相如以文辭立傳爲後漢書文苑傳所從出同時無可錄者是以不標別目淮南衡山卽梁書之豫章武陵臨賀河東四王傳唐書目爲叛臣不與吳王濞同次者吳王濞之禍胎於高祖激成於孝景罪不同也不徑次於末者以與吳王濞俱親屬也循吏

序云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傳意有抑揚孟子言子產不知爲政伍參言孫叔無謀澹于髡言公儀子爲政魯之削也滋甚皆史公所采不列漢臣者萬石張叔已以篤行列於正傳也漢書入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六人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於史意爲近汲鄭卽隋書許善心傳所稱梁史之誠臣傳漢書有朱雲傳以狂狷與楊王孫胡建梅福云敞同篇亦謂不合於正別爲類例漢科有直言極諫史意欲備其目以鄭非汲比故亦不爲標別儒林酷吏俱以類相從儒林止列博士不及民間之學又詳述申公轅固生兒寬董仲舒及

諸弟子仕迹仍是臣傳酷吏入張湯杜周與漢書皆不  
同六傳是綜合古今偏駁之才見世局所由衰司馬相  
如習於文而多飾淮南衡山好武勇至於爲亂循吏優  
於德不長於才汲鄭有氣節無深沈之器儒林知守古  
義不能盡適於用酷吏能舉其職不可以爲治條其所  
短知任用將相之難矣不專爲其人立傳故次在後也  
游俠佞幸滑稽曰者龜策貨殖止以蒐括所遺不與六  
傳同科故又以大宛間之猶唐書忠義卓行孝友隱逸  
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八傳與後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四  
傳中間別以列女間之尋審界劃史公條理本是秩然

漢書傳終王莽推衛將軍驃騎平津侯傳例以抑外戚  
元后其餘勢不能盡分差等止得改嚴爲寬各以時次  
廣爲立傳然儒林循吏酷吏循舊目分出司馬相如淮  
南衡山汲鄭以無標目竟不分出則其疏也三國志悉  
去舊目止存方技較班氏爲審司馬貞索隱不知史例  
有正有變乃欲移史記之次以合漢書趙氏翼劄記又  
謂史公隨得隨編并漢書抑外戚唐書抑姦臣之例亦  
忘之矣

李趙才略不同

李將軍趙壯侯俱漢名將才略絕然不同李行軍無部



伍行陣遇敵輒苦戰是折衝之將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遇敵必先計後戰是制閫之將李氣銳而趙識  
穩二者皆足以操勝算然李須有善其後者趙可獨當  
一面惟遲鈍多顧慮不能責旦夕之效是亦論將者所  
當知也

### 項王

項王之氣遠過李將軍能破強秦數十萬之眾不能制  
一累敗之漢由知戰不知守也諸葛武侯行軍師法趙  
壯侯自漢中一戰以後不能得魏尺寸之地由長於守  
不長於攻觀兩事則李趙之短長可知矣成敗固視所

遇之敵亦視己之才略如何才略有所限不能強爲也

橫陽札記卷八